

文艺作品选

1981—1983



汉阳县文化局

编 者 的 话

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我县群众性的业余文艺创作活动蓬勃兴起，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，一大批好的和比较好的文艺作品相继问世，犹如繁花盛开，争香吐艳。这些文艺作品，从各个不同的角度，反映了火热的现实生活，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，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。

为了比较集中地向全县人民汇报我们的工作，进一步开创我县群众性的业余文艺创作的新局面，我们仅将三年来发表在全国报刊上的部分作品（包括参加省、市调演或展出获奖的部分戏剧、书画、歌曲作品）汇集起来，选编了这本集子。

由于我们水平有限，也缺乏这方面的经验，编辑工作中一定存在着许多缺点和错误。在此，我们敬请广大作者、读者、行家里手和各级领导批评指正。

一九八三年六月



文艺作品选

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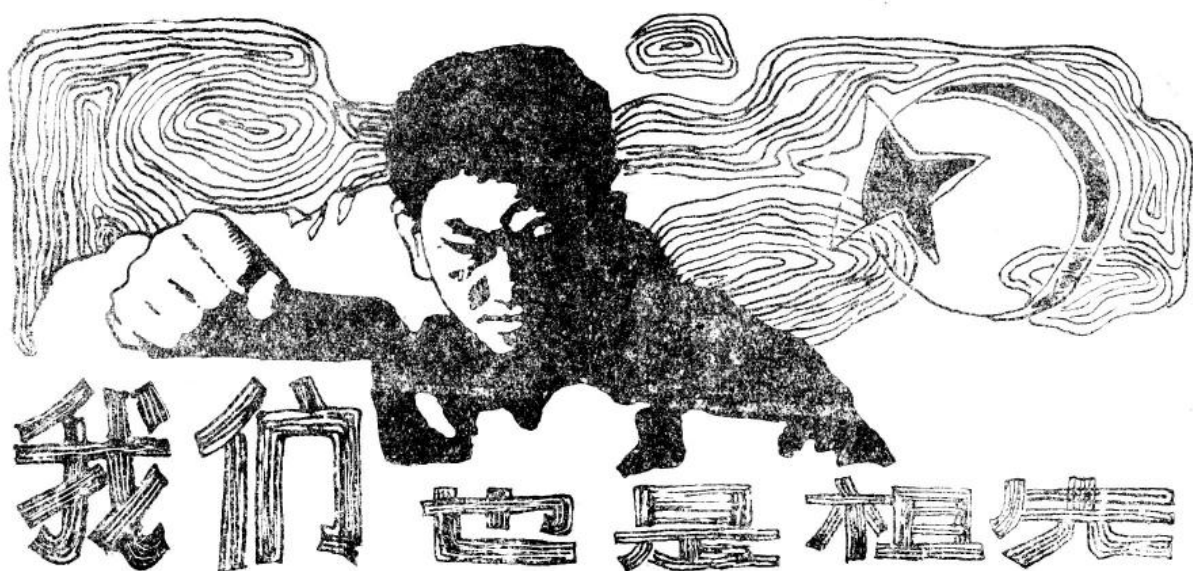
小说：我们也是祖先.....	陈祖国（4）
烫发记.....	刘玲娅（12）
蔚兰色的微笑.....	刘玲娅（59）
芳邻.....	彭少怀（33）
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.....	彭少怀（52）
窗口（小小说）.....	曾庆明（30）
魔鬼落网记（长篇选载）.....	肖诗斌（20）
散文：笔下艰辛创新奇.....	沙茵（18）
从善如流.....	沙茵（19）
有感于林黛之死.....	张国翰 吴耘（41）
诗歌：闪亮的萤火虫（儿童诗十首）.....	刘培青（50）
水云湖渔歌（四首）.....	袁希安（31）
田园曲（七首）.....	谷未黄（65）
断章剪辑（四首）.....	沙茵（102）
关于0与1的随想.....	袁宏邈（40）
月亮.....	胡蓉（11）
深山小秋收.....	曾庆明（78）
春插小号.....	袁希安（78）
戏剧：赎母记（新编七场传统戏）.....	张声荣（80）
一对油坛（小楚剧）.....	肖耀湖（42）
两个秤砣（小楚剧）.....	徐金海 徐黎频（67）
一袋棉花（小楚剧）.....	舒继麟（105）

录

1981——1983

- 民间文学：挂角将军.....吴 铭（75）
金牛山的传说.....杨 华（77）
蚌蛤姑娘.....孔庆壮（78）
学 话.....柳诗炎（49）
三女婿拜寿龙思益（32）
顶笼鸡.....曾庆明（103）
放牛娃考秀才.....刘海滨（104）
秀才娘子.....段茂国（56）
九真山飞瓦.....郭才章（103）
寓言三则：.....曾庆明（39）
歌曲：无名歌.....鲍传华词、李开敏曲（113）
同志哥、请听我说.....陈德秉词、雷 雨曲（114）
书画：高洁图（国画）.....吴良栋（封二）
思乡曲（粉画）.....殷立业（57）
齐鲁长勺之战（连环画选载）.....邓显尧（58）
竞赛（年画）.....张良学（封底）
农村诗画.....刘文度、孙 勇（79）
谈谈你的这块责任田（诗画配）.....邓显尧 余晓春（57）
心灵手巧（年画）.....张良学（封二）
书法.....黄天锡（57）
风入松（书法）.....张声荣（封三）
篆刻（十方）.....欧阳涛

(选自《中国青年》一九八二年第六期)



——陈祖国——

二牯妈翻翻调调睡到五更天，还是抓心抓肝不好受。今天是农历七月十一，按本地老风俗，是敬祖先并祭“新亡”的日子。

五年前，因丈夫“新亡”，二牯妈曾张罗过敬祖先的事。那时，大牛儿还未参军，他表示反对。她泪一把鼻涕一把地数列了二牯爹的为人，算是作了一篇悼文，安慰了自己的心。今年春上，大牛捐躯于对越自卫还击战，一盒子提回来，做母亲的心哪有不碎的！昨天，她对读高中的三犊儿响口敬祖先，三犊又是一个横摆头。她忍不住嘴巴一扁，泪水夺眶而出，惹得三犊也眼泪汪汪的。一晚上，二牯妈想了很多很多，总离不开大牛和他爹的影子。

“呜——”低沉的汽笛声，从屋前的长江里传来。那船笛破晓的长鸣，好象在怀念那些开拓航道的人们，使它安全地绕过了暗礁……不行，还是要把他们和他们那里的长辈们，都接回来坐坐。她突然作出了决定，一个翻身下了床，挽着篮子上集去了。

中午时分，二牯妈把黑纱披在大牛和他爹的像框上，端端正正挂在中堂前，又在香几上点燃两支红烛，让蹿蹿的火光映照着他们。荤素齐备的菜肴，摆在堂屋当中的八仙桌上。她把自己的布置检查一遍，觉得还短缺了点什么，然后进房、开箱、翻找，从一个红布包里，取出两枚金光亮霞的勋章，挂在靠大牛一边的黑纱上。感到满意之后，便喊三犊拿纸钱来。

三犊鼓着腮帮子，将一叠黄纸递了过去，仍旧坐在竹床上看他的高中课本。

二牯妈挪到香几前，虔诚地作了几个揖，随后点燃几张草纸，碎步放到大门口，嘴里喃喃地祷告：“……今天接你们回来……一点小菜，钱嘛，莫嫌少……他爹，一定带好我们的大牛。你们为我们造了福，子子孙孙记得你们……”一阵轻风吹来，纸灰翩然起舞。啊，都来了！她抹一把泪渍渍的脸，连忙进门，围桌烧纸，又是请坐，又是斟酒……

“泥巴砖头，呜——喔唔；泥刀灰斗，呜——喔唔”……随着一曲改编了的《拉兹之歌》，两个二十来岁的青年，一唱一和地出现在门口。

后头的那个叫瓦洛。他“虎爪”带勾，八字胡毛茸茸，望着八仙桌耸了几下鼻子，发现二牯妈脸色不好，就对前头的甩了个响指，头一歪走了。前头的这个叫二牯。他提一把泥刀，袒胸露怀，脊背显得有点弯曲；他的眼神深沉淡暗，一头杂乱如草的长发，把脸面包裹得更加瘦小，微微挑起的嘴角，似乎对世间的一切都流露着轻蔑的嘲笑。

“嗨，敬祖先！”二牯走了进来，信手把泥刀往香几上一甩，一屁股坐在桌子上方，“走（同‘祖’的地方音）先跑先，没有我先。”便大吃起来。

这二牯，原来不是这副模样。他文质彬彬的，见人总怯生生地笑。在学校，他是品学兼优的学生。只因爹一死，哥哥又接着参军，家里缺劳力，才提前退了学。

回家以后，他渐渐变了。开始是懒散，接着是无礼，后来常闹事。两年前，他被安排到公社建筑队。月月有几个活钱，他就抽烟喝酒，扯皮打架，样样都来。近一段，他与刘洛一伙粘得很紧。二牯妈心里急得慌，看见二牯和他们在一起便连捅带骂。

眼前，她看到二牯那大吃大嚼的样子，更是急得双脚躁地：“我的天！你……你怎么能这样，祖先们还没用哩！”

“祖先，什么样儿，不就几个毛猴吗？”二牯轻飘飘地说。

“毛猴，你才是毛猴！看你这副长相！”

“那太好了，我成了周口店的出土文物，不，是出土活物，无价之宝！”他搁下筷子，“可惜呀，真正的我——人，又值几个钱？”

二牯妈气得鼻子呼呼响。三姨看不过眼，放下课本接上了火：“人是值钱的。人

类的祖先从爬行到直立，从愚昧到文明，经过了多少斗争，付出了多少代价。”

二牯变了脸：“哟嗨！好大的学问。还真象个上大学的料子嘛，明天你要是真的当了状元，我趴在地上当马骑，送你进京城。”

“上不上大学无所谓，总不会象你，文明时代的‘返祖’猿人……”

二牯勃然大怒，顺手拿碗，劈头摔来；三姨头一歪，“咣当”一声，碗在墙上碰得粉碎。

“你这个畜牲！”二牯妈操着二牯要打。不料身子撞在香几上，脚一滑，跌倒在地。泥刀从香几上晃掉下来，砍在她的太阳穴上，顿时鲜血直冒，昏死过去。

被抬进医院急诊室的二牯妈，躺在阴间与阳间的“三八线”上。人们围在急诊室门口，评说着“儿子打老娘”的新闻！

“听说老娘敬祖先，儿子就‘敬’了老娘一刀。”嘻，事实与传说就是这样貌似神离。

“哦，反祖犯上。”

“哼，早晓得生个这样的儿子，当初就该按死在血盆子里！”

二牯根本顾不上申辩和赌狠，他的魂已被他妈牵走，只盼医生早点卜出妈的生死。

“幸亏伤口包得紧。”医生把二牯妈的脑壳重新“箍”好，“动脉砍破，准备缝合，要输血。”医生的语气意味着病人有救。室内的紧张空气，立即缓和下来，浑身筛糠的二牯，才感到天气热不可耐。

姓丁的女护士问了二牯妈的验血结果，急如流星地回来报告：“是A型。同型血浆无库存，O型的也不多了。”

“A型？抽我的！”二牯抓起桌上的注射器，对准自己胳膊上青鼓鼓的一条，猛力扎了进去。丁护士“哎呀”一声，拔出一看，针头已在骨头上抵弯了。她不禁“啧啧”赞叹这小伙子的血气和勇敢。可是，待

她定眼看看二牯，如同见到一堆散发着腥臭的垃圾，不无厌恶地拉长了脸。

二牯与丁护士，已经是老对头了。

那还是二牯退学的第二天，妈叫他上集去添几件干活的工具，顺便扯两件衣料。他脚踏自行车，哼着《革命青年志在四方》的歌曲，刚下大山口，就发现里程碑旁横着一个人。走近一看，竟是一个年龄与他相仿的农村姑娘，头在石碑上碰破了，伤势不轻。

前后无人。二牯把姑娘扶上车架，推到了县城医院。那天，也是丁护士值班，也说是给姑娘输A型的血，也说是血浆无库存，他也是毫不犹豫地伸出了胳膊，经过化验，他的血也是A型。抽罢血，丁护士打发自己的孩子，拿来两个苹果，心疼地递给了他。二牯忸怩了一下，双手接了过来。

真是小巧遇大巧。姑娘的妈来医院看病，正巧碰上了。她向女儿问原因，姑娘说是被自行车撞的。她抓住二牯，有如凶猫捕了只活鼠，大喊大叫地闹了起来。硬说女儿是他撞的，只是怕人死了，保不住他的脑壳，才假惺惺地推来输血。

二牯结结巴巴地申辩，都被人们愤怒的喊叫声淹没了，看热闹的人，呼的一下围拢过来。为了断明这场官司，丁护士去追问姑娘，何以认定是自行车撞了她。姑娘说她挨撞之前，听见背后的车铃声响。二牯象得了救星，声明自己的车铃早被人下跑了，“不信，你们看啦！”

大伙一看他锁在外头的自行车，顿时哄笑起来。不但车铃没了，车座也没了，光溜溜一根铁管，插在大架上。“哈哈……他这是玩什么的？玩杂技也要个座板哪，他就不怕戳屁股？”有几个人笑歪了嘴。

姑娘的妈闹得更起劲了：“哼，装的倒挺象！你不拿出全部医药费来，就别想过这个坎！”

救人、抽血、丢车座、落骂名，还嫌不够！谁能洗清这个不白之冤？苍天有眼无

嘴，大地有凭难证。刚才同情他的丁护士，也投来了怀疑的目光。为了尽快平息这场骤起的风暴，他将医院给他的献血领款单、买工具和衣料的钱，全部给了姑娘的妈，才算脱了身。

“蛮会脱壳的，看样子是个老油条。”一个看热闹者的声音。“我差点被他骗了。”丁护士的声音。

在古老的中国，有“赔了夫人又折兵”的典故，在发达的西方，有“买块地皮倒垃圾”的奇闻。然而，二牯的奇遇，却不可名言，也不可告人。他踉踉跄跄地回到家里，只得撒了一个实实在在的谎，把妈糊弄了过去。

从此，他象一个中了暗箭的走兽，舔着自己的伤口，狐疑地窥测社会，过敏地揣摸人心。大概是戴上了一副什么样的有色眼镜，社会就在观察者面前呈现出什么样的颜色的缘故，二牯用灰冷的目光，看到的只是吹吹拍拍、骗人撒谎、假公济私、滥用职权、挑拨是非等现象。这些东西，一次次袭进他的心灵，使他作出了“现在的大观园，到处是王熙凤”的论断。

打那以后，他总爱蹑蹑而行，独坐江边，陡然发现被诗丛画卷所赞美的长江，变得那样浑浊，而且还有凶悍的波涛、无情的漩涡、飘浮的渣滓！这条堪称为历史的见证者的长江，使他联想起历史上那些欺骗、淫乱、暗算、拚搏与残杀的故事。啊！现实与历史的区别在哪里？未来与现实又将发生哪些区别？他实在想不清这些问题。

无形中，他感到有栋楼房垮了，它是用书本堆砌起来的，它上面悬挂的“人生”、“意义”等等也四分五裂。他想呼叫人们把这些字样再拼凑起来，后来却用一首“体胖死了烂得长，寿大活着白耗粮，官高无德害百姓，钱多酒肉腐穿肠”的《无所求》，发出了自己的悲鸣。

象一个蚕蛹，他把自己茧包起来，昏昏

然、与世无争地过了一些日子。很快，他又觉得路漫漫，要什么得不到什么，难以自保。最后，他确定了一个“撞”字，并定义为“横冲直撞，叫别人让路”。于是，文明礼貌雅致，道德理想情操，就在他身上剥落下来。他象一头发怒的狮子，吼叫着冲向社会。

第一次撞了大队党支部书记，就撞到了公社建筑队。首战告捷，更坚定了他的人生撞学。供销社，他撞出了紧俏香烟。县城电影院，他撞进撞出。提灰斗，他撞得拿了泥刀。生产队要副业款，也被他撞“免”了。一些浪荡哥儿们，也被他撞得望而生畏。当他的头发撞长了，也自然撞入了刘洛一伙。

就在前几天，他撞着了丁护士。那是他们在城里给丁护士家盖房子。

“大热的天，也不他妈的送瓶汽水来。”“油抹布”刘洛说。“几个斋公菜，象打发叫化子的。”刘洛的尾随肖槐说。

二牯搞毛了：“这皮筲箕（滴水不露），看我治治她！”第二天，丁护士发现做地坪的水泥少了两包，到处问人。二牯说：“莫问了，在这里。”他把墙上的砖撬开两块，昨天灌在砖斗中的水泥浆，都成了硬砣砣，“我这是为你着想啊！你看，这堵墙正对着西北风，不加固点儿，以后倒了，砸死你儿子怎么办？”丁护士的白脸气成了青脸。

当然，现在二牯妈正需急救，丁护士也不会计较过去的事，照样抽了二牯的血，送进了手术室。

手术完毕，二牯妈呻吟着被抬进病房。她有些后悔，又找不出后悔的理由。丈夫、大牛、黑纱、勋章，又在她脑海里旋转起来。

她的丈夫，论人品，象头牛，憨厚、倔强、办事干活泼死忘生。谈身份，先当过农会主席，后来一直戴着小队长的头衔到死。说贡献，开始是外村的姑娘不肯进来，往后是本村的姑娘不肯出去。讲人品，活着的时

候没少挨人的骂，死的时候全村人都哭。奇怪的是，送葬的那天，以前骂过他的人，反而哭得最伤心。他死后留给她的，没有别的，只有人们对她的尊敬。

她的大牛，在家时，跟他爹不走样儿。参军后，入党、提干的喜讯接连往家里飞。牺牲后，部队首长把他“提”回来，开了一个全大队的追悼会。是她的大牛，为了打退敌人的进攻，保护战友，保住阵地，毅然抱起炸药包，顺着一条凹槽，钻到敌人坦克肚子底下，连自己带坦克一起冒了烟。那两枚光灿灿的勋章，就是首长在追悼会上，喊了一声“英雄的妈妈”后，双手捧送给她的。

对于两位亲人的死，她感到悲痛，也觉得光彩！这以后的日子，也似乎比别人过得更加有味道。就是为了这些，她才办了今天这件事。想不到……

她慢慢睁开眼睛，看见二牯双手托着惨白的脸坐在床前，心里也不是滋味。她巴望二牯也长成正材，象他爹，象大牛，上对得起祖宗，下对得起众人。平时，她总是忙里偷闲，把二牯叫到跟前，他爹呀，大牛呀，三犊呀，刘洛呀，这个好那个歹的，比给他听。可他能说会道，歪道理满嘴：“爹只晓得卖命，吃力不讨好；大牛虽是好样的，换我也做得出来；三犊用功那么苦，有什么用！只有刘洛这样的人才不吃亏。这个世界就是这样，软的捏，硬的怕，痞子怕绵缠，不要脸怕不要命的。”她哪里说得赢他！

她叹了一口气，又想对二牯说什么，伤口一阵剧痛，差点又昏过去。

妈脱了险，二牯绷紧的神经松弛下来了。但他那胀鼓鼓的血管，不能不说对他又是一个极大的刺激。他耷拉着脑袋，横七竖八地想起来：

又抽了一回血！每抽一次，还要搭上一个罪名，什么道理？“儿子打老娘”，我的妈呀，你一泡屎一泡尿把我养大，我怎敢打您？……是的，是我惹了您，该抽，抽干也

活该！……但是，那一次，那一次怎么解释？……“血的教训”，教训是什么？那一次把我教训过来，这一次又要把我教训到哪里去？……好心救人，反被人伤；安分守己，只有人踩；就此沉沦，于心不甘；猛冲猛撞，又遭祸灾。做人哪，怎么这样难？！……可能，是我“返祖”、“反祖”，抢吃了祖先的供果，受到了他们的惩罚；那么，现在的人，还有抢吃活人果实的，为什么不去惩罚他们！……妈妈的！老子前生大概是个杀牛剥马的，欠多了血债，留到今生来偿还！……

又是一个农历七月十一。

早晨，高音喇叭播送着歌曲，二牯拿着泥刀，懒洋洋地走往工地。他还是那样冷漠，不过眼神似乎有了点光亮，那被认为象征着现代猿人的长发，也被规范的“青年式”所代替。但在这之间，还有一段“青皮豆”的短历。那是二牯妈刚出院的时候，他跑进了理发小店：“砍脑壳！”理发的一楞：“怎么个砍法？”“砍光！”理发的二话没说，除了眉毛眼睫之外，给他前后上下刮了一遍。

“青皮豆！”刘洛这样称呼他，旁边的人也捂着嘴笑。他已经烦透了刘洛：“滚一边去！”以后，他断然不与刘洛他们来往，一反“撞”态，变成一个闷葫芦。上工闷声闷气地做，回家闷声闷气地睡。有时憋不过，就帮妈弄弄菜地，或是看看蜘蛛织网，蚂蚁搬家。时间长了，脸上倒富态了许多，心绪也时而有点好转。

他走到工地，发现人们围在一起，正议论什么。他也懒得去凑热闹，找一块石头坐下来。“……活该！……”“他们算找着铁饭碗了……”“这回呀，够‘油抹布’好瞧的了，要他干就干，要他湿就湿……”二牯猛地竖起耳朵，仔细地听着大伙的谈论。原来是刘洛和肖槐昨晚拦路强奸妇女，被人发觉，扭送了公安局。

他感到惊诧和厌恶，也暗暗为自己捏一把汗。开工后，他发现人们的眼睛变了样，朝他一瞥的有刺，冲他一瞅的有箭，根本不扫他的也藏着火。“真见鬼！早就划清了界线，怎么还把我当他的替身？”整个上午，他不是把砖砌重了缝，就是把墙砌走了线。中午收工，他低着头往家里走。

“二牯，大喜事！”他紧张地抬起头，是邮递员跟他说话，“你弟弟考上大学了，还是大名鼎鼎的清华大学，真不简单哪！这是入学通知书。”

他浑身一震，伸出一只手，又连忙把泥刀往腋下一夹，伸出另一只手，又迟疑一下，然后将双手缩回来，在裤子上揩了揩，再同时伸过去。

“哈哈，看你喜的。拿喜糖来，我就给你。”

“好好好，改日一定送来。”

他接过通知书一看，上面写的还是“建筑工程系”哩。他拔腿就往家跑。跑着跑着，腿变沉了，脚变慢了，脸上的笑云也吹散了。他收住脚步，木桩似地挺了半晌。他定了定神，听见田里的青蛙在“咕咕”地叫，树上的知了在“吱吱”地笑。“去去去！”他腾地一脚，一撮细土飞进田里，“咕咕”们嘎然坠入水中。

“三牯，”回到家里，他的声音很低，“你的入学通知书。”

三牯接过通知书，一蹦老高，妈妈乐得合不拢嘴。邻居们闻声过来：“哎呀，二牯妈，您家祖坟冒热气了！今天正好对日子，您怎么忘了敬祖先？”

“还提那茬？”二牯妈额旁的伤疤颤动了一下。

“巧板眼，您养的儿子个个……”说话的无意中看到二牯，“嘿嘿……，都有出息，都有出息。”

二牯感到自惭形秽：“三牯，我……我给你收拾东西。”“慌什么，离报到的日子

还远哩。”“迟早总要收拾的。”他快步溜进房间，狠狠地“拔”了一根烟，拉开三牯的书屉，一古脑倒在床上，漫不经心地清理起来。

堂屋里，道贺声不绝，不知是哪个还提及他“当马骑”的诺言。从他头上滚下来的，也不知是热汗还是冷汗。他心烦地把书一扔，一封信滑了出来，竟是大牛遒劲的笔迹，便强打起精神看起来：

“我亲爱的妈妈、我亲爱的弟弟们：

明天，我就要奔赴前线了。边境上的老百姓在流血，面对侵略者的罪恶行径，我们忍无可忍，是奋起还击的时候了。

……当然，战争是残酷的，谁要是经不住这种考验而当了逃兵，那是人生的最大耻辱……”

“逃兵？”这是指谁？二牯的心怦怦直跳。

“此时此刻，我想起了父亲，他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，但他把毕生的汗水和心血都奉送给了大伙，他是值得子子孙孙怀念的。我们现在生活的土地，洒满了祖先们的汗水，洒满了先烈们的鲜血。直到现在，我们还在每时每刻消耗着他们的血汗成果。我们应该拿什么东西来报偿他们，又该拿什么东西来贡献给我们的后代呢？……”

还在上小学时，二牯就听兄长说过，人类的祖先就是“毛猴”。后来他喝了八九年的墨水，对人类的发展史也明了个囫圇。但他从来没有探讨过“个人”与“人类”、“自我”与“社会”的联系。此刻，他觉得大牛划的这个问号，象水波一样扩展在自己面前，满纸的文字，也变成一双双灼灼逼人的眼睛，有死人的，有活人的、还有未出生的人的，全都挤在问号中间，如同X光，穿透了他的五脏六腑。“拿什么”？“拿什么”？那一双双眼睛，一个劲地追问，使人胆颤。

“二牯，”妈推门进来，欢乐中带点忧悒，“你又在瞎想些什么？”

她看见二牯拿着信纸的手在颤动，满脸愧色，不安的心平缓了下来，充满怜爱地说：“那是大牛的信吧。唔，好好看看。我们收到他的信时，你出外做活去了……”

提到大牛，她的眼睛又濡湿了：“大牛参军走的那天，哽咽着对我说，‘妈，我这一走，家里的担子都落在您身上，可苦了您了。我说，‘孩子，莫这样说。人，哪个不吃点苦？’你爹那头老牛，把你们兄弟三个都起成牛名，盼的是你们接过他的轭套往前拉。我当妈的，只能跟你们推车，不能拉你们的后腿。我对大牛说，‘你走你的，莫管我。牛耕田，猫捕鼠，狗看门，畜牲都有自己的责任，人哪能只管吃饭拉屎！当上辈的都是为了下辈，苦啊酸的我情愿。只一条，要忍气争光，不许往妈脸上抹黑！’他照我的话做了。如今，三牯也……唉，孩子呵，你也是有胳膊有腿的人，为什么不能象他们那样，也打起精神来做人的呢？”她没有听到二牯还嘴，便退了出去。

妈那额旁的伤疤，还在二牯面前晃动，它又化成一双眼睛，增加在那个问号里。这慈母的眼睛，震撼了二牯的灵魂。他泪眼朦胧地继续看信：

“……我们不仅是祖先的后人，我们也是后人的祖先。我们不能以后人自居只图坐享其成，我们应该以祖先的身份为后代创造出一个崭新的世界。如果不是这样，推移的历史，就不会把我们刻上祖先的牌位，而只会把我们记入罪人的名册。正是因为这一点，在这场生死搏斗中，我才感到无权后退。我想，如果我真的战死在沙场，只要人们说我无愧为后人的祖先，我就可以告慰自己和我们的祖先：我没有玷污一个崇高的——人——的形象，我将会感到人生的满足！愿我的弟弟们能告诉你们的子孙，把我列入祖先的一席……”

二牯再也看不下去了。“哇——”的一声扑在床上，泉水般的眼泪，泻涌不绝。

是的，大牛他无愧为后人的祖先！战场上战友们的呼喊，追悼会上人们的热泪，清明节孩子们在墓前栽的花苗，不都说明这一点吗？还有爹，他也是的。还有妈，她也正在尽“祖先”之责！还有三牯，他也正在照样去做！而你呢？你在社会、家庭充当了一个什么角色？人们那异样的目光，厌恶的神情，窃窃的私语，还有妈额头上的伤痕，那“返祖”猿人的蔑笑，都说明了什么？

可笑啊！你还在侈谈什么“人生意义”？你还在枉求什么“人的价值”？几年金子般贵重的青春，糊里糊涂地葬送了；本来不够完美的世界，又被你增加了几个疮痍；日趋纯净的空气，又被你喷出的几口烟雾污染；作为一个直立起来的人，你又在往回爬行！痛哭吗，泪水抛向何处？诉说吗，话语从何提起？吼叫吗，悲愤指向何方？燧人氏尚能冲破黑暗，制取火种，探求光明；周口店猿人尚能不畏凶险，磨制石器，奋斗求生；多少万年以后的你，为什么竟要当生活的逃兵？……

二牯终于爬了起来，揩干脸上的泪水，用三牯的笔，在信的最后一段下面，划了几条浓重的线条，他要把它铭刻在心中。笔下，那栋垮了的楼房，又从他的面前矗起。但它不再是书本的垒砌，而是坚石硬壁、铁架钢梁！

三牯要动身上路了。他在一片赞扬声中，鸡啄米似地向亲友们点头话别。

“莫慌！”二牯赶到门外，拎着一串鞭炮，“放挂鞭再走。”

“为什么这样大张声势？”三牯觉得有些那个。

“放鞭！”二牯挺直腰板，加重了语气，“这不只是为了你。”二牯妈瞧瞧三牯，再看看二牯，满心欢喜地点了点头。

“噼哩啪啦通……噼哩啪啦通……”鞭花飞腾，烟火缭绕；梁上的燕子惊飞出来，

穿过烟雾，直奔湛蓝的远天；孩子们撒腿跑来，大人们也朝这边甩开了手脚。

“啪！”一个抢鞭穗的孩子挨了一巴掌，后头站着他爹：“只晓得玩！这如今不是‘三八二十三’的日脚了。你看看三牯，明天你要是能象这样，老子买几门大炮来送你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人们开怀大笑。

“二牯家在这里吗？”一个女人的声音。二牯扭头一看，见是丁护士。“怪，这么远的路，她摸来干什么？”他慌乱地迎了上去。

丁护士绷着脸对二牯说：“我找你算帐来了！”

有人说，良心的谴责，灵魂的反省，远远大于法庭审判的威力。此话确属经验之谈。“自我反省”过来的二牯，已经准备登门找丁护士道歉，想不到她找上门来了。他镇静下来，当着大众，向丁护士认了错：“……那两包水泥，我一定赔给您！”

“两包水泥算什么！二牯，你得赶快坦白，你干了什么好事？”人们楞住了。

“还要人证吗？”丁护士背转身，走向房屋侧面，把手一招，只见一个长辫子姑娘，提着一包东西，姗姗而来。姑娘走到二牯跟前，泪珠在眼眶里打转转，嘴巴翕动了几次，吐不出话来。二牯直楞楞地盯着姑娘，在五里烟云中搜索枯肠，终于从她秀丽的刘海下，看出一个隐约的伤疤，记起了那次丢车座的窝囊事。

“哦，是这么回事。”丁护士见人们脸上挂满了问号，便述说了那次二牯救人的经过。“前不久，不是从你们这里抓走了刘洛，肖槐吗？肖槐供出那天是他俩合骑一辆自行车，把这个姑娘撞伤了。昨天公安局去人调查，她和她妈才醒悟，说了一百个悔。今天一清早，这姑娘找到我，说得好伤心，问我晓不晓得二牯的家，我说知道个大概，她就非要我带路！”姑娘红着脸说：“都怪

我，怪我妈……”她还想对二牯说几句感激的话，但横直说不出口。是呵，她说什么呢？她的身上还流着二牯的血啊！她掉下几颗晶莹的泪珠，把礼物塞到二牯的手里。

这个别致的平反场面，使人们再一次哗动。

“看不出二牯这小子，还是一个蛋中蛋哩！”

“我说他这几年，怎么走了样儿啊，原来有这么一出错中错。人怕伤心嘛！”

“唉，伤什么心！这叫做‘积恶之家必有余祸，积德之家必有余庆’！”一个老夫子坚信自己的信条。

二牯抬起头，眺望着烟波浩渺的长江，眼里放射出炽热的光芒——

长江，你从涓涓细流而来，还要朝茫茫大海而去；混入你胸臆的泥渣，必将填入海底；而那无以数计的纯净的水分子，蒸发了

的，将化成雨露，滋润着万物的生长；保留下来的，要汇成强大的动力，推动着你奔泻向前！

“还傻站着干什么！快请姑娘和丁护士进屋坐啊！”二牯妈笑盈盈地喊着。“您先请她们进去吧，我转头就来。”二牯答道。

他要干什么呢？当然是送三牯。在路上，他要请求三牯，到了北京，多寄些有关建筑的资料来，“那土建筑设计师，不是光叫别人当了的！”还有，在路过爹和大牛哥的墓前时，他要多看几眼那儿正在怒放的鲜花。

* 作者简介：陈祖国，男，现年二十九岁，汉阳县文化局创作干部。此篇是作者的处女作，曾获武汉作家协会中、青年作家短篇小说创作奖。

（选自《长江日报》1981年6月14日）

月亮

胡蓉

月儿弯弯一张犁，
慢慢悠悠耕田地。
耕过的天空乌黑黑，
多象咱村油亮的泥。
月亮耕地又播种，
撒得满天亮晶晶。
耕呀播呀不停步，
黎明接班才休息。
老师也有一张犁，
科学书藉握手里。
耕耘我们小心田，
知识播进我心里。
长大我也去耕地，
那时耕地用机器。
明天实现现代化，
我和月亮把赛比。

* 作者简介：胡蓉，女，现年二十二岁，汉阳县侏儒公社广播站工作人员，《月亮》是她的处女作。

(选自《芳草》一九八二年十月小说专号)



烫发记

·刘玲娅·

若不是休息日，一大清早我才没有这份闲情照镜子呢。瞧！镜中的我，眼睛水汪汪的，嘴巴、鼻子、脸，哪儿也挑不出毛病。身段呢？匀称、苗条，颇有曲线美。差劲的就算这发式了。眼下姑娘们发式花样多极了，一个个全是照理发店张贴的标准式样洗烫的。我们管那些款式新颖的标准式样叫“贴儿”，若看我的头发，恰恰是无贴式！长长的，蓬乱蓬乱的，就象那有卷无卷的包谷须儿，弄得不好就蒙住了眼睛，害得我站在柜台上，不得不时时用嘴巴向上朝着刘海吹气，让它为视线辟开一条道儿。怪不得妈妈总是催命似的催我去烫发呢。确实，风度还是应该与职业相称才对。不然，象我这样的“半身像”，往全市最大的商场柜台上一“照”，给顾客的感觉就不会是什么爽气，而一定是晦气。

发式么？妈妈煞费苦心早就为我设计好了，象彩色大年历九月份那页上的姑娘。短短的黑发上几个大波儿，既干脆又淘气，象个假小子。据说这叫“毛边头”，是吗？“毛边头”真可爱！

在妈妈的催促下我蹦起身来，兴奋地跑步前进，目标：“春风”理发厅。

嗨！这儿生意真是红火。一正厅两偏厅都挤满了人，特别是烫发的新女性更是多得出奇。这得等多长时间啦！我的心“嘎登”往下一沉。然而，“既来之”就得“则安之”，耐住性儿排队吧。好不容易捱着把头发洗净了，又得顶着满脑袋湿漉漉的头发重新坐在长凳上，跟班等着“上电刑”（咱柜上的几个女郎管烫发叫“上电刑”）。

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反正头发似乎全都干了。我真后悔，为什么兴奋激动得连本小说都忘了带呢？不然这静坐的时间准能看完一部中篇小说。此刻时间真难打发呵！渐渐地，长凳也变得特别硬似的，怎么坐也不舒服，眼睛也胀得发痛。这也难怪，眼前晃来晃去的尽是些头上夹着铁筒筒、胶圈圈的面目全非的女人。天知道，那些蓬松、美丽的发式，竟是从这种丑陋不堪的、单调划一的形式演变而来的。唉，这就是倒楣的烫发！一天休息全报销了。我困倦地傍着墙壁闭上了眼睛。

“下一个！”迷糊中有人碰了我一下，睁眼一看，是排在我后面的一个眉清目秀的姑娘。她那樱桃小嘴朝前方那张空椅挑了挑：“去吧，该你上刑了！”

好不容易哇！尽管腹内早已空空，但亢奋之情却又陡然升起。坐上这只十分柔软的理发转椅，再回味一下排队时坐的长凳，这感觉真有天壤之别呢！但遗憾的是，这位身穿雪白大褂的烫发师傅并没有立即为我服务，而是很“帅”地走到大挂镜前，举起电木梳很仔细地为自己的头发加工，那习惯成自然的动作，证明他绝非第一次这样做。

这是一位年约五十开外的老头儿。花白的头发一丝不苟，既光滑又熨贴。脸同其他老人一样总免不了有皱纹，但红润的色泽是为其他老人所望尘莫及的。更奇特的是那眉毛，长度是递增的，眉端还平常，延伸到眉梢竟有两寸长。他十分仔细地梳完稀薄的头发，又不慌不忙地吹吹梳子，然后格外小心地在那奇特的眉毛上轻轻地梳了好几下。望着他那模样，我心里烦透了。等了老半天，上了座还不能算数，人家在忙乎着加工自己。哼！五十有余的老头子了，大庭广众之下，众目睽睽之中，竟然象喜儿待嫁一样对着镜子……嘿！何不上街扯上二尺红头绳呢？我心里气冲冲地骂着。

“咳！咳！”我故意大声地咳嗽着，为的是提醒这位“老俏皮”。

“慌个啥？”他的脸连同白大褂一起扭过来，右手还捏着右眉梢的眉毛，脸上带着一种极少见的滑稽中带着酸味的笑容。是喜笑？是冷笑？还是皮笑肉不笑？都不象，但都有点象。

“小姑娘，熬骚（上海方言：快）不得，慢慢交好！”他操着一口“现代派”青年崇拜的流利的上海腔说。嘴巴刚闭，笑容也就跟着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
大概该替我动工了吧！我真有一股熬出头的感觉。然而他却慢腾腾地从镜旁玻璃台

上取下一只深蓝色的保温杯，步出偏厅，不知去向了。好一会儿他才又带着刚才那种笑容回来，对我说：“小姑娘，勿要慌！喝口茶就动工，好勿好？”一闭嘴这笑也同刚才一样消失了。

“您能不能快一点？”我怯生生地说，但又不敢把怨气摆在脸上。因为这一头蓬乱的“包谷须儿”还得交给他老先生处理呀！得罪了他，他使点坏，准让你两个月内不敢露面。

看样子他的私事总算忙完了，我舒坦地吐了一口粗气，准备正儿巴经地迎接他的“考验”。

“段师傅，您家好吵？”背后一个故意捏着的声音直朝我的鼓膜闯来。镜中一张不老不少但很讲究的女人脸从我和“老俏皮”肩头的空隙中挤了进来。

“啊！小罗是你？！来烫发吗？”“老俏皮”把刚准备朝我颈上挂的白布兜兜收了起来，朝铅皮做的扶手上一搭，惊喜地和那女人交谈起来：“小罗哇，好久都没来了呢？”

“段师傅，您家前次托我弄的那药一直没货，所以不好意思来找您家。昨天才到货，今天让您家儿子上我家去拿好嘞？”

“谢谢侬！谢谢侬！”“老俏皮”的笑神经这次才真正舒展开来：“小罗哇，看你头发都走样了，不再做做花？”

“是想做做，可人太多！”

“有关系！有关系！”

镜中，那女人满头蓬松的大卷发挺有“贴儿”地披撒着。我若是这样，是绝不会上理发厅的。

“喂！小姑娘！”“老俏皮”用电木梳轻轻地在我手臂上敲了两下，又指了指旁边那张刚刚空出的转椅：“我说小姑娘，你上那边去理吧，那位师傅手艺交关（“很”的意思）好！我嘛！咳！”他朝挤进镜中的女人笑了笑。

“你存心欺侮人！”我再也吞不下这口气了。

“来吧！同志。不信任我是吗？”站在旁边那张椅边的白衣师傅热情地招呼我，似乎有意替我们解围。

不知是一股什么力量把我推到了那张椅上，白瓷兜麻利地系到了我的颈上，顿时把整个身子连同手和膝盖全都蒙了进去。

挂镜中，我的头发上头露出一张俊俏美丽的脸，红扑扑的，笑咪咪的。这位女理发师剪着齐耳的“骄杨头”，叫人看了倍觉亲切。

“同志，你打算烫个什么式样？”她用很低的声音问道。似乎她完全理解我的心，害怕让人听见了，会引起我的不好意思。是的，我敢说，女孩子都爱美，然而只是偷偷地爱。有谁愿当着众人的面公布自己的爱美之心呢？

“烫个毛边头。”我的声音小的象蚊子嗡一样，然而她却听见了。

“嗯，让我想想……”她若有所思地扶着我的肩膀，直楞楞地注视着镜中披着一头“包谷须儿”的我。她为什么要这么楞着我？也许是根本没有“毛边头”这个贴儿，她在鄙视我；也许她还是女娃儿，压根儿就理不出什么“毛边”呀“菊花”呀之类的。哎！倒楣。倒楣，倒活楣！千不该万不该冲到这张椅上来，让那个上海师傅烫发一定是棒极了。只要发式好，受点气也值得。想着，我斜着眼瞄了瞄刚才的那个女人，只见她悠闲地坐在那儿，“老俏皮”正麻利地替她忙乎着。我心里忽地羡慕起她来。

“同志，请问你的职业是什么？”“骄杨头”柔声柔气地问着。

“怎么，问这个干嘛？”我有些不高兴地回答她。

“同志，发式与脸型、职业、年龄，应该是协调的。一味去模仿别人，只会落得个‘东施效颦’的结果！”“骄杨头”说得很认

真。

“什么‘东施效颦’？好吧！告诉你，我是个‘照半身像’的，你看怎么个理法吧！”嘴里这么说，心里可是另一套：大概你只会理一种贴儿吧？

“喔，营业员？好！成天与顾客打交道，可得要大方朴实。”她笑咪咪地对我说。然后指着背后墙上高悬着的镜框问我：

“同志！给你烫个那样的行吗？”顺着她的手指，我看到了一张贴儿——镜框中的一张放大照片，一个十八九岁的姑娘，额前一排微曲的刘海，头顶上的波儿自然地起伏着。耳边吊着两只蓬松的球儿，姑娘微笑着，既天真又大方自然，真是妙极了。

“好是好，可是我妈让我烫毛边头。”实说，我真恨不得一下子能长出两个脑袋来。

“毛边头主要是方便游泳运动员的，她们常在水里，头发长了不行。你这圆盘脸型烫毛边头准是个标准的淘气相！营业员给人一种淘气相总有点不恭吧！再说你又不在水里营业，烫个长球辫给人一种和蔼可亲的感觉，不更适合你的职业么？”她说得有条有理，不容置疑。

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微笑便是肯定。镜中的我脸蛋上泛起一对深深的笑涡。

她的手脚真灵，嚓嚓几下，又快又好。第一道剪发工序完毕，接着是上药水夹铁筒筒。她轻手轻脚地一缕缕地替我梳卷着，我半闭着眼睛享受着头皮上那种舒服的痒痒儿。

“段师傅，药房马上就要到麦乳精鱼肝油，要不要？”那捏着的声音一个劲地朝我的耳孔里灌来。

“当然要。小罗哇！有好药你就替我作主，反正是‘老公’付款！”

“段师傅，听说您儿子上月结婚了？”

“是哇，我有敢惊动你！”

“是在饭店包的酒，还是在家里办的酒？”

“当然是屋里厢办的酒罗！饭店是狡猾酒席，钱花了又不象样。小罗哇！都不是外人，不瞒你说，我那亲家母这回都服了我的气。酒席十菜两汤，十个菜全不用猪肉，鱼是主要的。专拿猪出气算啥板眼？办了十八桌，不是吹牛皮，道道菜吞掉小舌头！”

“段师傅，就是孙悟空也难得变出那么多鱼来！”

“嘿！这全亏了小尚，她爱人在水产里当干部，帮大忙啦。我请他俩口子坐了上席。”

“段师傅，小尚对您家真是全心啦！”

“我也是蛮对得起她的。每次烫发，嘎许多人有让她排过队。发式总是最新式的，有时她拿本画报来，我就照画报上的给她理，做工仔细，收铜钿少。小罗！莫多心啊！你们几个给我帮忙都是一样的优待。我姓段的向来就爱讲个义气。”

“咯！咯！”

“哈！哈！”

两阵轻轻的笑声算是谈话的结束。真没想到，理发厅竟与交易所混为了一体？！难怪人们常说：“鱼有鱼路，虾有虾路。”真是各有各的神通呵！

嘿！我怎么竟象个木瓜？就不会学着做做交易？对！就与这位“骄杨头”交个“拉菲克”，来个互通有无，彼此方便方便罢！

我望着镜中的她，那灵巧的双手象两只蝴蝶在我头上上下下飞舞，那双生动的眼睛微微地眯缝着，兴许是对烫发辛辣味的自卫还击？

“女理发师……”

“哈！哈！”她轻轻地笑起来，“什么女理发师？我姓雷，你就叫我小雷吧！”

“您别笑！我跟您谈点正经的。”我悄悄地说，我在商场呢绒柜工作，眼下黑呢正俏着呢！我帮您买点黑呢好吗？”

“什么？小姑娘，你在商场卖呢子？交

关好！给我也帮点忙吧！”倒是那个“老俏皮”先反应过来，猛可地扔下那个“药房女人”凑到我的跟前，殷勤地微笑着。见我冷冷的，又没趣地转过身去。

“小雷，你不要？”我真心诚意地看着她那张甜甜的脸。

“同志，谢谢你！去年我妈把她年轻时穿的一件短呢大衣给我了，我看穿十年不成问题！”她也是诚心诚意地在感谢着我。我真怨她的妈妈，为什么要给她一件旧的？如若不是这件旧货，我们的交易一定成功了。以后，我烫发也就可以优先了。

“喂，小雷！我妈妈在住院部工作，如果需要住院什么的，可以去找我！”虽然第一张“小王”亮得不美气，可手上还有块“大王”呢！瞧瞧“大王”的威力如何。

她奇怪地看着我，那种神情似乎在说：这小姑娘的神经末梢是否有点毛病？看得我怪不好意思的。

“同志，走！烧电去！”当她给我夹完最后一个铁筒，便轻轻拍了我一下，大方自然地做了一个请的动作。

我顺从地跟在她的后面，朝“烧电间”走去。“烧电间”里一片桔黄桔黄的色泽，每圈电夹中央都亮着一盏圆盘大的桔黄色指示灯，真是既柔和又闷气。

“小李，吃点亏，替这位同志烧烧！”

“骄杨头”朝着斜靠在墙边的一位姑娘说道。

“雷姐，你真耐烦！都是长胳膊长腿的人，指个道儿他们自己就不会走来吗？”那姑娘数说着，转而招呼我：“喂！上座吧！”

我一个猫儿弯腰钻进电夹圈里，刚一伸头，不妙！桔黄色的小屋霎时变得一片灰白。我的脑门里立即升起一个大“？”。

“该死！又停电了”那姑娘经验十足地说。

“同志，还得等多久啊！”我只觉得烦

在头顶上的玩艺儿一下子变得格外沉重起来，脖颈儿也压得又酸又硬，灰白色镜中的我居然象个日本武士道，一副地地道道的倒楣象。哎！真倒了八辈子的楣！

“谁知道？！都四点了，五点下班，晓得还有没有电来！”那小姑娘象嗑瓜子似的阴阳怪气地答着。

“那我？”我指着满头的铁筒筒，差点没哭出来。

“我有啥办法？你最好去找她！”

“找谁呀？”

“小雷呀！就是刚才领你来的那位！”她把手在耳朵下边横着一比，大概是表示短发女郎的意思。

“谢谢！”我急急地站起身来，“哎呀！”真背时，顶门心撞在指示灯上，我一阵晕眩。

“同志，怎么啦！”一个熟悉温柔的女中音亲切地问。

“没……没什么！小雷，我这头该怎么办吧？”我似乎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，可怜巴巴地望着她。

“糟糕，电恐怕一下子来不了啦。”

“什么？！”我仿佛掉进了一口冰窟，从头顶到脚心一下子变得透凉透凉。完了！彻底完了！只有卸掉铁筒筒，洗掉药水，别无它法。烫头烫个鬼，好端端一个休息日全报销了！失望、恼怒一下子涌上心头。

“别急！过来。我不会让你扫兴而归的。”她说完，就去想办法去了。

想办法？想鬼！除非你自个儿开了个发电厂差不多！一肚子怨气在我心中翻腾着。

因为没有电，理发厅内失去了原先炫目的光采。那些雪白的瓷砖墙，瓷砖地；那一块挨着一块的明晃晃的大挂镜全都黯然失色，就象人衰老了一样，一切都变得毫无生气了。刚才熙熙攘攘的大厅一下子冷寂下来。顾客走得差不多了，理发师们也都忙着收拾东西，准备下班。那位“老俏皮”正舒

适地躺在转椅上哼着江浙民歌：“溪水清冽溪水长，溪水两岸好呀么好风光……”

我轻轻地朝“骄杨头”的转椅上一坐，便胡思乱想起来。她或许是买电池去了，或许是去买冷烫精，或许……

“小姑娘！”“老俏皮”笑容可掬地又凑了过来：“你往后再烫头就找我吧。一回生二回熟嘛！我是二级理发师，手艺交关好，排队也不用！”

“……”我慢慢地抬起头来，好生奇怪地望着他。难得，服务态度竟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！

“小姑娘，黑呢常有货吗？”不出所料，狐狸尾巴终于露了出来。

“无货！哪怕有也是样品！”我借此吐了吐心头积下的恼怒。

“我说小姑娘，莫生我的气啊！不打不相识嘛！我把你介绍给她，也对得起你罗。别看她年轻，可钻劲大，技术上挺有一套呢！”“老俏皮”一边剔着牙缝，一边讨好地说。

我正准备数落他两句，只见小雷拎了只烧得极旺的煤炉走了进来。

“同志，请你受点委屈，用火替你烧好吗？”她微笑着问我。

“火烧？那……我这头发？”

“有关系！把电夹换成火夹，放在火上烧焦再夹在头发上，轮流替换，烧出的花型交关好。就是时间费点，可你也吃不了亏，要说吃亏就归她！”“老俏皮”在一旁讨好地说。

“为什么呢？”我抑制不住满心的好奇。确实，“火烫”还真没听说过呢？

“用火烧是有得办法的办法啊！理发师不停地给你换夹子烧，大热天的，哪个愿当‘炕饼’？说个不客气的话，今天不是小雷，你这满头铁筒筒也只好拆掉，药水洗掉，委屈你一回！”

“段师傅！”“骄杨头”责怪地朝“老